

## “别样”的背影

人生转角处,常常有意想不到的风景,比如这“别样”的背影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懂事的农家孩子有一个梦想,初中毕业后能考取小中专,早点出来工作,减轻家里的负担。1983年,我就读于一所村联办初中,虽然那年我参加全县小中专预考,文化总成绩居全县第二,成了乡旮旯里飞出的“爆炸性新闻”,但参加县加试体育百米跑时,因穿的是硬质塑料底布鞋,不小心摔了一跤,被判为体育不及格,失去了参加小中专统考的资格。巨大的心理落差,给我当头一棒。母亲说,算命先生说过,你一生中应该有“贵人”相助。嘴上虽这么说,背地里却常唉声叹气。

想不到“贵人”真的出现了,是在暑假里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。为了安慰和开导我们失落的全家,他特意弯路取道,历经险情,艰难又显“狼狽”地来到我家,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老校长崔校长。

7月份正是梅雨季节,连续几天瓢泼大雨,屋前小河水涨满了水,把岸边高高的芦苇、菖蒲都没在了水里。一天下午,我在家西边的大河堆旁草地上放牛,七月的天气孩儿脸,说变就变,转眼间天空下起了雨,我连忙把牛拴在一棵榆树上,到砖窑洞里躲雨。眼睛已近视的我(那时还没有配戴眼镜),在朦胧的雨气中,隐隐约约看到高高的河堆上,走着一个人穿着白短袖衬衫,矮矮的个子,胖胖的身子,也许是双脚沾满了烂泥,他步履蹒跚,准备走下大堆陡坡,由于泥泞路滑,雨又大,他弯着腰,显得小心翼翼,稍有不慎就有滑下去的危险。他慢慢蹲下身子,先伸出一只腿,然后另一只脚跟上,颤颤巍巍地下了陡坡,终于走上了一条羊肠小道。

走了约二百米,横在他面前的,是3米多长的“哗哗”流着水的大缺口,而且缺口两边都是烂泥。以前晴天,我走到这个缺口,跨过去都跌过跟头,何况现在是雨天,路面既泥泞又湿滑,缺口两边大水弥漫,眼前这个体重比自己重许多,身材既矮又胖的人,只有两种后果:不是滑倒就是落水。我顿时产生冲过雨幕去阻止他,或者拉他到窑洞里先躲会雨的想法。正犹豫着,只见他身体前倾,做出准备冲过去的预备动作,一副“豁出去”的样子。外面的雨下得越来越猛了,他好像并不在意,他擦了擦被雨水淋湿的双眼,低身弓腰,瞄准方向,铆足了力气。我看着他肥胖吃力的背影,替他捏把汗,似乎感觉到他两腿在颤抖呢!我的心怦怦直跳,仿佛跨大缺口的人是我而不是他!当我还在疑惑的时候,眨眼间,那个胖胖的背影已经跨过大缺口,却重重地摔在了路边,滑到了一棵杨树树下,要不是树挡着,也许他就掉到河里去了!他看了看四周,似乎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窘态,艰难地爬起来,后背已经是一大块黄泥了。也许是老天被他感动了,雨停了,阳光从云端照射下来,映在他那黑白相间的后背上,照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。

一只喜鹊飞上榆树枝头“喳喳”地叫着,母亲在河对岸呼喊着我,我牵着牛往家里走去。

我还未跨进门槛时,茅草屋里就传来熟悉的浑厚声音,我心头一惊:“莫非刚才的背影是……”当我看到弄脏的的确良衬衫,银白的头发,红彤彤的脸时,我既惊又喜,真的是老校长!

崔校长开导我们要向远处看,不要因为眼前的失去而懊悔。他说,考不上小中专可以上重点中学嘛,依孩子的成绩,只要好好学习,三年后考上大学肯定没有问题,那毕业后从事的工作,比这小中专毕业强多了……说得父母连连点头称谢。患有高血压的崔校长,冒着滚下河的风险,倾力躬身,吃力跨越,浑身泥水,他跨过了泥泞的缺口,也帮助我们跨过了心理上的“缺口”,帮我们搭起了从失望到希望、从萎靡到振作的桥梁。临分别时,母亲双手握着崔校长的手,激动地说:“您是我们家的贵人啊!”

不久,我收到省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,六年后,走上讲台,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老校长“别样”的背影,成为永远矗立在我心中的“标杆”,激发我去跨越。

### 流年碎影

盐城 顾仁洋

陪妻子逛到肉案,卖肉的大师傅戴着雪白的帽子,穿着洁白的大褂,操刀的手指着白花花的大肥肉大声吆喝,“下晚现杀的肉,要买的过来看看!”案板上的肉在寒风中微微冒着热气,透着新鲜,让人看着眼馋,心生喜欢,舌下生津。我一指五花肉,这块称了。妻子在旁嘀咕,“肥白太多!”“这块肉白多一点的好,回去弄个大白菜炖,解馋过瘾!”

回家的路上,妻子似嗔似怪,“又想吃大肥肉了?不怕胆固醇高了?不怕血脂、血压、血糖上升了?”妻子的话仿佛冬日里呼呼的耳旁风,过往冬日里关于肥肉的往事,如电影般一幕幕呈现出来。

想起过去的冬训班和三千会。由于会期常常半月或者一周不等,所以各大队人员往往都坐一挂浆机船赶到公社所在地的庄上,找户庄上人家集体住下来。我的老家就在庄上,总会有某个大队每年冬学的时令前来借宿。我们姐弟几个每遇到这个情况格外开心。一个大队的党员干部来了就打地铺,放下行李后彼此谈笑风生,寒冬腊月里,屋外常是冰天雪地,屋内却暖意融融。到了培训或会议的晚上,我们内心就更激动了,总会在被窝里辗转反侧睡不着。因为参加讨论交流中途,大队里总要安排烧夜餐,吃后继续讨论消化会议精神。每次夜餐都散发着一锅炖四溢的香

### 生活滋味

阜宁 朱文虎

深秋初冬,风儿吹到脸上略带寒意,路旁树叶飘落一地。我们驱车去观菊。在紧挨菊园处的一条林间道上,有二三十多个农人在路边两侧地面上,铺着塑料薄膜和蛇皮袋子,上面摆放着各种新鲜蔬菜,面对过往行人,嘴里不停地吆喝着,卖菜嘞,新鲜的蔬菜快来买哟!这样久违的声音,这样熟悉的地摊,我已多年没见过了。

久居城市生活,平日家里吃的菜都是到室内菜市场购买,几乎很少见到农人挑着担子进城摆摊卖菜的身影了。

记得在我小时候,我们老家益林小镇上有条十字路口街,位于小镇闹市中间。这里每天汇集着各种肉类、鱼虾类、禽蛋类、豆制品类、蔬菜类等商品的经

半夜我们爬出被窝,披着破旧的棉袄,瑟瑟地捧着碗,此时咬着一两块滋润润的大肥肉,蘸着碟子里的红辣椒,那是一个绝啊。肉,滋润、肥润,汤,鲜美、油水,对于一年难得有几回肉下肚的我们来说,实在是解馋,实在是幸福。

## 庖有肥肉好炖菜

味。青菜或者白菜,加入肥硕的五花肉块,还有长长的粉丝,有时还有打了疙瘩的百叶卷、切成方块的蛋糕。负责掌勺的师傅知道我们姐弟四个的小心思,总会在锅底额外留几块五花肉块,还有剩余的汤汤水水。半夜我们爬出被窝,披着破旧的棉袄,瑟瑟地捧着碗,此时咬着一两块滋润润的大肥肉,蘸着碟子里的红辣椒,那是一个绝啊。肉,滋润、肥润,汤,鲜美、油水,对于一年难得有几回肉下肚的我们来说,实在是解馋,实在是幸福。吃完掌勺师傅悄悄留给我们的饭菜,准能开心地一觉睡到天亮。

想起了队内杀年猪的情形。每年到了腊月底,生产队总要在饲养场杀几头年猪过年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拎着、挎着各式柳篮子竹篮子,早早赶到了公场,围拢在屠夫的周边。张三家几口人理应分多少肉,李四家准备分哪块肉,队长心中的脉络比手中的账簿还一目了然。具体到哪块肉,全由队长发号施令。其实队长也难,这户要肥肉,那户也要肥肉,户户争肥肉。一年到头,哪家哪户不想趁机割点肥肉回去炖炖解解馋?队长心里有数,指派屠夫硬着头皮分肉。“王二,一斤二两,剩!”王二嘀咕,“这块全是瘦的,一烧像块木塞,不经吃我不要!”“什么?你不要!下一户!”“要要要!”王二忙不迭地拎起被打草扣的肉放进

了篮子,转身护着篮子就走。队长知道我老小多,经济条件差,一年少有几回荤腥上门,总会在分到肉白子多的时候,让屠夫切上一块称好。母亲和我们赶紧向队长投以感谢的目光,一家人盯着篮子回家,害怕大肥肉飞掉似的。过年的时候,母亲端上一碗堆着肉白和着芋头、茨菰红烧的肉块,我们觉得那就是过年时最美味的佳肴。

想起在中学读书打肉汤的情形。读高中的时候,每周能吃到一次肉。那时菜是连汤带水,盛在一个高高敞口的大木桶里,由食堂的炊工抬到各个班级的门口。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学生,到打肉汤的时候,总会早一点围到生活委员身边,要求尽量地将汤勺往桶底下捞一捞,都是因为瘦肉沉底嘛。我的同桌小安却很另类,每周吃肉的时候,却总是磨磨唧唧最后来打菜。那时菜桶里只剩下飘着的肥肉花和剩汤了。小安却安然地咀嚼着一咬肥油直冒的大肥肉,每每吃得津津有味。小安坦然地说,肥肉吃起来可比瘦肉过瘾多了。回来将小安吃肥肉的事情说给母亲听,母亲说,“你舅舅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每次吃肉都用茶缸装着,周末放假的时候带回来给一家人吃,穷人的孩子会当家人。”再以后,我常会和小安一起打肉汤,两个人吧唧吧唧地咬着满嘴流油的肉花子,觉得肥肉也算是人间美味之一了。

## 景点买农菜

营摊主,在此经营,成为小镇露天农贸市场。每天清晨,都可看到农人从几里外的乡村,挑着装满柳筐的各种瓜果豆角蔬菜担子,赶到街市口叫卖。有时,迟来的农人没有摊位,他们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。这条小街市场繁荣,人声鼎沸,叫卖声和人们的嘈杂声混为一体,不断在小街空中盘旋。居住在这里的居民,每天都拎着菜篮子到这里买菜。农人从清晨到上午十点多钟才能卖完收摊。那时,一年四季蔬菜分明,什么季节卖什么菜。如今城里相继建起了室内菜市场,就很少见到农人进城卖菜了。

景点遇见农人摆地摊卖蔬菜,我感到很亲切,仿佛有一种分别已久老友相逢的喜

悦。这样纯农人的地摊蔬菜,唯有在偏僻乡村看到,在城里基本上难得一见。此刻,农人蔬菜地摊呈现眼前,好像又让我找回那年头的记忆时光,妻子与我有同感。我们立即买了青蒜、萝卜、花椰菜、香菜、干芥菜,蚕豆等。这里农菜鲜嫩,菜质好,价格又便宜。

回到家中,我们将这些现买的菜做了个青蒜炒肉丝,萝卜红烧肉,口感独特,美味可口。女儿说,青蒜炒肉丝真的口味不同,很嫩很香,萝卜红烧肉味香汁多,胜似人参。听她这么一描述,瞬间挑起大家味蕾。我说,农家种的菜与大棚生长的菜口感有别。我们边吃边说,农家菜真的口味不错,让我们吃出了地道的原味!

### 人物素描

建湖 王志光